

劳动、土地与诗歌交融的生活：归农与诗歌

我决定归农，并非因为什么远大的志向。只是，经历了二十余年的城市喧嚣后，我的身心都已到达了极限。在一成不变的生活里，我曾尝试写诗，但每一次创作都像是硬生生从脑海中挤出一些干涩的文字，毫无生气。于是，我原本想要全身心投入生活与创作的理想眼见就要落空。

人生的转折发生在三十九岁那年，我果断地逃离都市，回归到了自然。幸好曾在高寒地区的有机农场学过两年农事，这让我在开始务农时不至于茫然失措。

如今，我住在一个堪称“山中之岛”的小山谷尽头。几经周折，偶然间发现的这个山谷，我对它一见倾心。这是我想独自耕作并度过余生的地方。唯一的遗憾是，这里与亲友们居住的首都圈相距太远，我就如同落入无人岛一般，必须独自生存。当务之急是要靠这几亩薄田来维持生计。独自一人务农已是一个相当鲁莽的挑战，写诗就根本顾及不上了。我在海拔四百米的山麓买下了这片廉价的石田，搭了简单的农舍和大棚，购置了务农所需的农具，就这样，银行存款很快见了底。经济上已毫无退路，对我来说，务农成了生存之本。尽管当时十分激动，但内心实则也有一丝不安。

从清晨到日落，耕作就如同战斗一般。我每天认真地记录耕作日志，整日忙碌于田间地头。第一次独自干农活并不容易。精疲力尽的务农生活让我每天沾床就睡，根本无暇写诗。然而，独自劳作却给了我无休无止的思考时间。身处田间地埂，鸟鸣、风声和流水声不绝于耳。偶尔抬头，只有群山静静地矗立在那里。过去那些往事愈发显得幼稚而愚蠢，且任由它们散落泥土。抚摸着泥土，自己仿佛与自然融为一体，变得清澈透明起来。若是累了，我便顺着田间走进连绵群山，徜徉于溪谷边羊肠小路。“我为何会在这里？”“我该如何生活？”这些无解的问题始终萦绕着我。

某一天，我漫步于林间小路，忽然诗思如泉涌，内心的喃喃低语慢慢汇聚成了一首诗。田地、青草、飞鸟、月亮、星辰、树木、昆虫、溪流都成了诗中的素材，而字里行间无不浸润着思念，还流淌出脆弱和寂寞。我很惊讶。我之前不是一直沉迷于书写充满力量且气势磅礴的诗句吗？原来在我的内心深处也隐藏着不易察觉的细腻婉约。

耕种时、收割时、半梦半醒时、睡眠惺忪时，用餐时、散步时、静坐溪边时，诗句悄然涌现。我开始随着思绪写下这些诗句，由于篇幅短小，很快便能记录在手机备忘录里。我不知疲倦地反复推敲，再三修改，连小山谷也逐渐化成了诗。这是一种幸福的痛苦。连我自己都觉得神奇，我的内心竟隐藏着如此之多的思念。长时间务农使我的体魄日益粗犷，诗风也随之而变。每日与泥土为伴，我的诗句变得更加纯粹，更加质朴。尽管农活繁重，但务农、写诗倒也成了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。

现在我已经分不清自己是在农耕还是在笔耕。时至今日，我没有挨饿，看来是农耕养活了我。我依靠自己的双手，用原始的方式，耕种着这片规模不大的土地。这里的农事与自然和谐共生，与草木昆虫为伴，这让我对大地减少了些许歉意。虽然辛苦，但只要能自给自足，我便感到满足。或许是因为我不必养家糊口，才让这样的生活成为可能。

回顾我的农耕生活，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耕作而非写作。耕作的过程同时也是内省自身的修行。辛苦的劳作让我头脑放空，四体愈勤。头脑一放空，曾在都市生活中所痴迷的阅读也渐行渐远。奇妙的是，农忙时节连求知欲也一并消失。对我而言，如今农田和群山成了书本，一想到它们，我的内心就平和下来。脱离了用脑生活的习惯，转为依靠身体生活，这让一切都变得简单而美好。当完全接受了春、夏、秋、冬的洗礼，我遇见了大自然中的“小我”，身体也经受着风吹、雨打、日晒。泥土与草木的故事经过洗礼，化为诗句，使我得到了莫大的慰藉。因此，我的诗歌散发着土气，并且它随着日复一日的劳作愈发浓郁，但我却中意这份土气。穿上宽松的衣服，戴上长沿的帽子，一天眨眼而过。我的诗歌不再有刻意雕琢的痕迹，就如同我自己日渐粗糙的脸庞。我只想继续写诗，让我心灵的悸动激起读者心弦的涟漪；我只想继续写诗，让山间偶遇的乡亲也能轻易读懂。

今年是我独自耕作的第十个年头。抱着种一年吃一年的心态耕作，跟往年一样，我种了土豆、辣椒、小南瓜，在菜园种了各种蔬菜。然而冬天的干旱持续至今，今年的收成并不如意。我心想，农耕不顺，那便专心笔耕吧。作为山村农夫的我希望自己的诗歌会继续讲述那片没有边界的土地，那里有劳动、泥土和文字交融的生活。